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一

歐陽修永叔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上范司諫書

明道二年以范仲淹為給事中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之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有九卿有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辨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者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好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

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纓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墨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半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謹言乎。今天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躬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非范公竟不能諫。遇賢者自責之備也。文之往復曲折。步步相生。節節相引。老泉所謂紆徐委備。無急言竭論者耶。

與高司諫書名若訥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

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一不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黜之。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黜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真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爭擢用。足下幸主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

若訥果以
此書尚關
歐公遂落
館職青樓
夷陵令尹
洙亦貶官

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此石守道四賢一不肖之詩所由作也。稜角峭厲，略無委曲，憤激於中，有不能遏抑者耶。而歐公亦貶斥矣。公是年只三十歲，氣盛，故言言憤激，不暇含蓄。

答吳克秀才書

克字仲卿，神宗時為相。唐時稱舉於鄉者曰先舉，此仍其稱。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肅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佹佹，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莫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特假譽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耳。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

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益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需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無論孟子荀亦不也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

道不足則溺於文。引孔孟以証見足於道者。不求文而文自至也。夫道不足而強言。且不可。况裂文與道而二之乎。讀難工可喜。易悅自足二語。為之爽然。韓子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子云。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夫六經之旨。道也。先誠其中者。道也。合之此書。學者不當從事於語言之末矣。

答祖擇之書

修啟。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冊。諭之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得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校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師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

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為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源。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經在即聖人在。故當師經。然第墨守而不求其義蘊。終於拘執迂闊而不知所用。與無經略相同也。公一一指點。不想傾倉倒困而出之。倘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耶。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覆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憫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言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

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
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
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
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
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
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
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
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
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
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
無形為至道夫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
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
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
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丈境少平然論道切近足以鍼砭驚高遠而入虛無者乃近今學者舍人倫日用而談太極太虛三尺
童子皆然此亦渺茫之漸也安得如歐公者起而鍼砭之耶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

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脩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邈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禹舜皆壽百歲。稷契於禹。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刪書斷自唐虞。此孔子之慎。司馬遷雜采戰國秦漢間說。與孔子刪定之六經合而成書。文雖可觀。而抵牾特甚。蘇明允所以有錦繡繪錯而紉之之譏也。文在杜佑通典。而詳切著之。此種文絕有關係。

後序 帝王世次圖之後序也

予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

此篇專論堯舜禹

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則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補前序所未言。讀至後幅。令人啞然失笑。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棄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當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攷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

時子美進奏院中書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費子美承例請諸名流李定欲與會而子美却子王拱辰李定輩彈奏時館閣之士罷逐一空子美除名為民杜和公亦罷相

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憂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米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公哭蘇梅二公詩比於黃河一十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傾倒至矣序中極言有文無命徘徊惋惜令後人讀之猶覺悲風四起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陰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

玩今年五
十旬知序
為生時作
也結處其
後十五年
聖俞卒於
京師云云
知他時補
書於序後
也細玩自
明

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遂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窮而後工。與作為雅頌以歌咏功德云云。後人襲之。已成熟徑矣。及讀歐公文。彌見其新。以往復答與一片神行。襲者徒得其貌也。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大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志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歿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益發於有感而云然。

為亡友志墓。為亡友序遺文。本人生極傷感事。故言言悲切。前丰只大概說。暗藏鄰幾在內。此又一法。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有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權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金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郛。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眊其蒙。尚

兩行中為
畫戲哀
仰頓挫并
插入自己
字句中

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從己引出曼卿。從曼卿引出秘演。為浮屠人作序。自應留己身分也。感哀死生之感。不勝嗚咽。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懷。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任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泰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躬逢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放其筆墨。馳騁文章。騰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同是借曼卿作引。而序秘演文。以死生聚散著筆。序惟儼文。以其有用世之志著筆。機局變化。略不相似。○序中略帶傳體。又是一格。

內制集序

集載翰林表清詞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章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誥取便於宣讀。嘗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與予在翰林六年。中間拜進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有朝廷。內及宮禁。下監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厯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紀。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笏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處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感良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云爾。

翰林無文章。宋代已然。幸於應用常格。不得不然也。抑楊顧盼絕世文情。末段鹿門以俗韻貶之。殊為未允。予為翰林學士一年。任起居注四年。時際聖明。喜無青詞齋表之作。今院吏所掌。以日次之者。無遺略也。惟是懸車以後。不無玉堂天上之感。讀歐公作為之惘然。

刪正黃庭經序

記古以無仙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

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義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卻病。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病。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改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大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既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黃庭正旨。乃談內養而稍近於理。不惑於神怪者。處處以道之自然說入。而以妄意貪生者。反觀見雖非道之本旨。而立說不乖於正。則彼術中猶有可取也。末一語仍歸入道之自然。并將養生撇去。則學仙之妄。不待言矣。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王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功。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奠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其一。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前說天下無難聚之物。後說天下無不散之物。好古之識。與達人之見。並行不悖。○蘭亭殉葬。殊為至情。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邇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